

第三次中东战争的地缘政治学探析

冯 帅 鹏

摘 要：事实上，第三次中东战争冲突的核心其实并非单纯是宗教上的分歧，地缘政治亦产生了重大影响。本文通过分析第三次中东战争爆发前后以色列所面临的复杂周边地缘政治环境及其国内影响安全的地缘政治因素（如疆域面积狭小、缺乏战略纵深等），从地缘政治学的角度来探析以色列在这次战争中的安全战略，进而对阿以和平走向作出某种展望。

关 键 词：地缘政治；蒂朗海峡；戈兰高地；制空权

作者简介：冯帅鹏，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 2006 级硕士研究生（上海 200083）。

文章编号：1673 - 5161 (2007) 05 - 0046 - 07

中图分类号：D371

文献标识码：A

从 20 世纪四十年代末持续至今的阿以冲突，是世界范围内持续时间最长和波及范围最广的冲突之一，导致该地区至今尚未实现和平与稳定，暴力冲突仍时有发生。怎样从地缘政治学的角度去分析、认识并解决这个世纪难题，是一项十分有意义的学术探索。本文试图从地缘政治学的角度去分析第三次中东战争，考察以色列在此次战争中的地缘战略考虑，并对中东和平进程做出某种展望。

一、第三次中东战争的地缘政治学分析视角

对地缘政治的研究古已有之，如中国古代军事家孙武、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政治家马基雅维利和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等，但对地缘政治学的研究始于瑞典政治学家鲁道夫·契伦（Roudolf Kjellen）和德国地理学家弗里德里希·拉策尔（Friedrich Ratzel）。19 世纪末，瑞典人契伦第一次提出“地缘政治学（Geopolitics）”这一概念，但对地缘政治学的系统研究始于英国地理学家麦金德，他在 1904 年发表的《历史的地理枢纽》被认为是第一篇具有重要意义的地缘政治学论文，开创了地缘政治学研究的“陆权论”。美国海军上将阿尔费莱德·T·马汉的《海权对历史的影响》和稍晚的意大利将军朱利奥·杜黑（Giulio Douhet）的《制空权》，形成了地缘政治学研究的“海权论”和“空权论”，从而形成了地缘政治学研究的三大基本流派，即：“陆权论”、“海权论”和“空权论”。

在当前众多国际政治理论流派当中，地缘政治研究所引起的争议最多，也最为复杂。从理论提出到今天的一百多年中，人们对地缘政治学的评论可谓褒贬不一，但它对各大国对外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却影响深远。在地缘政治学领域，学界至今尚未形成统一而客观的评价，争论还在持续。但可以肯定的是，在 21 世纪，地缘政治学的研究与应用将会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仍将是国际政治

学者分析时局、做出判断、提供对策的重要理论工具之一。

简言之，地缘政治学是一门研究“政治行为体通过对地理环境的控制和利用来实现以权力、利益、安全为核心的特定权利，并借助地理环境展开相互竞争与协调的过程及其形成的空间关系”^{[1]295}的学科，其核心内容包括空间控制权、关键地理要素的支配权和对安全空间的追求。^{[1]86}因此，它为我们理解和认识纷繁复杂的国际关系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视角。

作为一个生活在阿拉伯“心脏地带”的“弹丸之国”，以色列的安全时刻都受自身所处地缘政治环境的影响，地缘政治现实是其制定国家安全战略时考虑的重要因素。因此，将地缘政治与以色列的国家安全和第三次中东战争结合起来加以分析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试图从地缘政治学的视角分析第三次中东战争中以色列的安全政策，从而帮助人们更深刻地理解这场战争。

对于阿拉伯世界甚至整个穆斯林世界来说，第三次中东战争是一场空前性的灾难，1967年成为他们的灾难之年，也是历史的转折点：第一，在这次战争中，以色列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不仅占领了戈兰高地、西奈半岛、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等广大阿拉伯领土，“更为重要的是，以色列占领了耶路撒冷老城，导致伊斯兰教‘第三圣地’的丢失，使得巴勒斯坦和耶路撒冷的解放从此不再被当作一个地区（阿拉伯）问题，而是整个穆斯林世界的事业”^{[2]13}；第二，第三次中东战争彻底改变了以色列的外部地缘政治环境，确立了以在中东地区的强势地位，这种强势地位一直持续至今；第三，“第三次中东战争帮助美国真正转变了对以色列的态度”^{[3]29}，此后，正式确立了美以之间的“准联盟关系”。

二、战争爆发前以色列周边地缘政治环境

以色列位于亚洲和非洲大陆的结合部，西临东地中海，南端伸向红海的亚喀巴湾，接近东西方战略通道——苏伊士运河，处于西亚与北非阿拉伯世界的中心地带。它正好处在著名地缘政治学家索尔·科恩提出的全球“破碎地带”，是世界主要的“冲突地带”。从政治地图来看，以色列可对阿拉伯国家形成威胁，但同时也被阿拉伯世界所包围，尤其是周边均为敌对的阿拉伯国家，对以安全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

20世纪六十年代，“随着美国在越南战场的泥潭越陷越深，苏联在埃及、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影响力日益增强，近东局势也发生巨变。由于美苏和阿以矛盾相互交织，苏联逐步成为阿拉伯国家的代言人。”^{[4]135}由于接受苏联的军事援助，埃及提高了军事武器装备水平，1964~1965的两年时间里，“苏联先后向埃及提供了在当时最先进的米格—21与苏霍伊—7飞机，T—54型和T—55型坦克，萨姆—2导弹筒。”^{[5]45}埃总统纳赛尔在一次集会中说：“以色列要开战？请便……埃及已经做好了战斗准备。这次战争就是要消灭以色列”^{[6]758}。随着以色列与周边国家关系的恶化，埃及、叙利亚和约旦都加强了彼此间的军事合作。

（一）埃及—叙利亚军事体制的建立（1964年10月~1966年11月）

1961年，当叙利亚从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分裂出来以后，在阿拉伯世界中较为孤立。面对以色列的挑战，它须在周边寻找战略盟友，来增强自己对抗以色列的实力。1966年11月4日，埃叙双方签订的《共同防御协定》规定：对两国中任何一国的侵略，都将被视为对另一国的侵略，双方将尽全力予以支援。同时两国还建立了埃及—叙利亚联合军事司令部。此后，以色列与叙利亚、约旦边境局势趋于紧张。1967年4月7日，以击落叙6架战斗机，加剧了边境紧张局势。同年5月1日，纳赛尔宣布，根据埃叙《共同防御协定》，埃同意向叙派遣军队，共同对付以色列。这样埃叙就从东北和西南两个方向对以形成了军事上的包围之势。叙以边界的戈兰高地更是“以色列东北部胡拉平原的屏障，也是叙南部的屏障，谁控制戈兰高地，谁就控制了对方的门户”^{[7]270}。

（二）埃及对蒂朗海峡的封锁及增兵西奈

由于叙以边境局势趋于紧张，1967年5月15日，埃及向西奈半岛增派2个师的兵力。次日，埃及又要求联合国紧急部队从西奈半岛撤走，并于5月19日派兵进驻加沙地带，更为严重的是，纳赛尔于22日夜在西奈半岛的要冲吉夫加法宣布封锁以色列舰船进出的蒂朗海峡^①。对于以色列来说，封锁蒂朗海峡无疑是卡住了“咽喉”。正是由于蒂朗海峡对以色列的重要地缘战略价值，以色列高层认为“封锁蒂朗海峡是对以色列的侵略行为”^{[8]110}，“是明目张胆的挑衅行为”^{[8]14}，这给以色列实施“先发制人”的打击提供了借口。在1956年苏伊士运河战争中，以色列曾因埃及封锁蒂朗海峡而决心开战，现在历史再次重演。

（三）约旦同埃及签订《共同防御协定》

尽管约旦在阿以冲突中的立场同埃及等国存在很大差别，但它从1964年起便是“阿拉伯联合指挥部”的成员，并在1967年“六·五”战争爆发前夕的5月30日同埃及签订了《共同防御协定》。^{[9]44-45}因此，约旦在约以边界的军事部署对以色列的东部安全构成了威胁。

从形式上来看，阿拉伯世界又一次完成了对以色列的战略包围。以三面受敌，面临着相当不利的周边地缘政治环境。

三、以色列国内影响国家安全的地理政治因素

一国国内的地理政治因素对其国家安全具有重要影响，是其制定国家安全政策的基础。“国家的战略疆域、地理位置、接壤情况、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地缘政治关系本身就具有极大的战略意义，直接影响着国家的安全。”^{[10]14}对以色列来说尤其如此。

（一）地理位置

自然地理位置对国家安全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一国在世界上的地理位置对决定它的安全问题具有根本的重要性”^{[11]44}。如美国东西濒临两大洋的地理特点，使其本土长期免遭战祸的洗劫和破坏，是其国家安全最为宝贵的“天赐之物”；英国也因为与欧洲大陆有一道海峡相隔，成为几百年来欧洲唯一没被敌国攻占过的国家，甚至连不可一世的拿破仑、希特勒也未能越过这道天堑。

一国与周边国家或国家集团间的相对位置关系也与一国安全密切相关。一般说来，邻国越多，周边关系就会越复杂，因跨国问题（民族、宗教以及边界领土争端等）而导致冲突的可能性也就越大。以色列三面被埃及、约旦、叙利亚和黎巴嫩等国包围，且地形狭长，缺少战略纵深，甚至“以色列的整个基础设施，都在周边阿拉伯国家导弹的射程之内。”^[12]以色列还与邻国存在极大的民族、宗教和领土争端。就以所处的地理位置而言，同时与几个阿拉伯国家为敌对它的国家安全来说是极为不利的。尤其是随着埃叙、埃约《共同防御协定》的签订，对以安全造成极大的威胁，使其三面受压。

（二）地形

地形的作用绝大部分表现在战术范围，但其结果表现在战略范围。^{[13]76}它对一国的安全具有重要的影响，在战略层次上决定一国是便于防御还是易受攻击。孙子称：“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敌制胜，计险厄远近，上将之道也。知此而用战者必胜，不知此而用战者必败。”^{[14]182}卡尔·冯·克劳塞维茨也认为：“有利的地形条件，可以看作是使军队力量成倍增加的因素”^{[15]556}。“以色列形状狭长，从北到南跨纬度3.5度，其宽度从北部的大约50千米变为中北部的不到20千米的窄腰，再加宽到内格夫北部的大约100千米，然后逐渐变窄，到红海沿岸几乎形成了一个尖端。”^{[16]38}具体而言，以色

^①蒂朗海峡位于红海亚喀巴湾内，是一个非常狭窄的海上通道，大约13公里宽，是印度洋、太平洋地区从红海进入以南方港口城市埃拉特的唯一水上通道，尤其是埃拉特和海湾油田之间的通道。同时也是以通向红海、印度洋的最便利的海上通道。对以南部地区的繁荣和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地缘战略价值。

列东北部，戈兰高地的玄武岩景观，犹如耸立的峭壁俯瞰整个胡拉谷地；“南境和西南境，则直到西奈半岛南部的高原或苏伊士湾为止，却没有明显的地形上的界限”^{[16]3}；约旦河谷和荒原贯穿这个国家的东部地区，它们是几百万年前地壳崩裂而出现的叙利亚——非洲大陆断层的一部分；西部是沿海平原，沿海平原与地中海平行，由一道沙质海岸线构成，边缘部分的一片片肥沃农田向内陆延伸达 40 千米。概括来说就是：五分沙漠，三分高原，二分平地。因此，从以的地形来看，埃以之间的边界基本以沙漠为主，不适宜进行防守；约旦河西岸约旦控制部分深入其“心脏”，并且往西就是地中海，所以也无任何战略纵深可言；戈兰高地作为叙以两国边界叙方领土，使得叙利亚对以色列形成了居高临下的地理优势，戈兰高地的特殊地理位置对以色列安全形成了巨大威胁。

（三）疆域

一个国家的疆域愈大，在战争期间这个国家的军事回旋余地也就愈大，反之则小。第一次中东战争结束后，以色列占领了根据联合国“分治计划”划给阿拉伯国家的 5731 平方公里的土地，使其国土面积达到 20,673 平方公里。^{[9]44-45}即使这样，以色列的国家疆域还是不大，根本无战略纵深可言。以色列南北与东西长度之比是 3.3:1，由于以色列缺少战略纵深，一旦爆发战争，就有亡国的危险。以色列整个国家就像是一条边界线，具有非常明显的地缘政治脆弱性。就以东西相距的宽度而论，从西部地中海沿岸到东部死海沿岸，乘车仅需 90 分钟左右就能穿过；而从最北端的迈图拉到最南端的埃拉特则需大约 6 小时。尤其是它的中部，“在六日战争之前，中部地区仅占以色列境内土地面积的八分之一，但人口却占总数的三分之二强。中部地区大体上是由沿海平原构成的，它向东伸出一条狭窄突出的部分，即耶路撒冷走廊”^{[16]187}。因此，国家在战争时期很容易被“敌国”拦腰截断。以色列狭小的国土面积在周边都是敌人的情况下极不利于自身安全防御。以色列在建国初期得到的国土面积虽多于划给阿拉伯的土地，但从地缘政治学的角度看，以色列处于阿拉伯世界的“心脏”地带，被视作连接阿拉伯国家东、西两翼的桥梁，被阿拉伯世界所“包围”，且相对于整个阿拉伯世界而言，以色列国土面积极为有限。

（四）民族、宗教问题

民族、宗教等人文地理因素，也是地缘政治分析必须关注的重要内容。中东作为人类古文明的发源地之一，也是世界三大宗教的发源地，耶路撒冷被尊称为三教（犹太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圣城”，其地位无可替代。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极其复杂的民族与宗教关系，深刻地影响着中东地区的政治格局。

以色列是一个以犹太移民为基础形成的国家，到1966年，总人口达到2,345,000^{[17]330}，其中犹太人占总人口的80%以上，且大部分人是虔诚的犹太教徒，他们继承了其祖先创造的犹太教文化。但这与广大中东地区以阿拉伯民族为主、信奉伊斯兰教的地缘文化格局显得格格不入。另外，由于以色列在巴勒斯坦这片原属阿拉伯世界的领土上建立国家，更加剧了两个民族之间的矛盾和仇恨，沿“文明断层线”相邻而又互相仇视的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往往因为彼此之间的领土、宗教争端而发生冲突。而且，在巴勒斯坦地区，以伊斯兰文化为标志的阿拉伯国家与以犹太文化为标志的以色列之间的矛盾不仅表现在对土地的争夺上，更体现在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等各个方面。在大多数阿拉伯国家看来，以色列是广大阿拉伯世界中的“异族”，是插在阿拉伯民族脊背上的“尖刀”，它犹如一块飞地插入宁静和谐的阿拉伯世界，不仅破坏了中东地区的地缘文化格局，同时也打破了阿拉伯世界的完整性。

四、第三次中东战争中以色列的地缘政治考虑

对以色列来说，与阿拉伯国家的战争能否取胜关键在于能否获得制空权、陆权和海权优势，同时打破埃及对蒂朗海峡的封锁。

（一）制空权的获得

制空权是由意大利著名军事理论家杜黑于上世纪二十年代提出来的。他说，“所谓‘制空权’，我指的也不是高度空中优势或航空兵器的优势，而是这样一种态势，即我们自己能在敌人面前飞行而敌人则不能这样做……制空权为掌握它的人提供优势，能保护自己整个领土和领海免遭敌人空中进攻，同时能使敌方领土受到我方进攻。”^{[18]102} 夺取制空权的方法，杜黑认为“最有效的是摧毁敌机于地面”^{[18]14}。“只要夺取制空权成为事实，一国空军就将享有对敌方整个领土任意攻击而不冒任何风险的完全行动自由，迅速使对方屈服。”^{[18]60}

由于自身的地缘政治现状，以色列在战争中倾向于采取“先发制人”战略，希望在战争中速战速决，且御敌于国门之外。而这这就要求以方在敌对双方开战前掌握制空权，只有掌握了制空权，才有可能配合地面部队的进攻而取得战争的胜利。

先进攻哪个国家，是个重大战略决定，关系着以色列在战争中能否取得胜利。对于以色列的东部来说，尽管约旦参加了此次战争，但其立场最不坚定，很不愿意跟以军发生正面冲突，1967年开战前约旦军力为“8个步兵旅、2个装甲旅、4~5个独立机械化营和若干个炮兵营，兵员5.5万。约军在约旦河西岸地区以守势行动为主，部署了8个旅。”^{[8]131} 叙利亚尽管战争言论很激进，但自身实力有限，不敢贸然与以色列开战。“埃及一直是阿拉伯世界的政治和文化中心，是以色列的‘头号敌人’”。^{[19]153} 因此，在对埃作战的胜负趋势看清之前，以方力避同约军和叙军交战。

以色列是从西奈半岛开始夺取制空权的。6月5日上午7时45分（以色列时间），以色列集中全部空军去轰炸埃及的十个机场，在不到两小时内，埃及空军就被摧毁。在沙漠地区作战，其胜败取决于制空权的归属，因此，在以色列取得制空权的情况下，西奈战役的胜败已经清晰；对叙利亚、约旦的空袭是在5日午后进行的，“对安曼机场是在12时15分，对马弗拉克机场和大马士革机场是在下午3时。仅6月5日一天就轰炸了25~26个基地，以色列空军为此而获得了制空权。叙利亚和约旦的地面部队就失去了进攻能力”^{[8]117}，第三次中东战争的战局也就不言而喻了。

（二）陆上优势的获得

在获得制空权的情况下，阿以之间的战争主要集中在陆地上，为获得陆上战场的主动权，以色列主要以攻占重要城市和关键战略通道为主。

在西奈战线，以色列以三个师的兵力对抗埃及七个师。为取得胜利，以军采取主攻关键地区和隘口，以夺取战略要地来带动整个战场形势的转变，如攻占阿里什，因为它“是从苏伊士运河上的坎塔拉到加沙铁路的一个重要车站，也是埃及补给西奈驻军的必然的主要基地。”^{[20]471} 阿里什的突破对整个战役的胜利起到关键性作用；阿吉拉赫（由沙龙的部队负责攻克）是西奈的中轴和南北交通要冲，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占领该地将对以色列西奈战线的胜利起重要作用；阿布奥格拉“阻止了以色列从内格夫中部进入西奈中部的任何通道”^{[20]473}；米特拉山口位于西奈半岛中部西侧，靠近苏伊士运河，它扼守着西奈半岛上东西走向的公路，夺取并占领此地，等于切断了山口以东埃军的退路和运河以西埃军的东进路线；至于沙姆沙伊赫，占领该城可保证以色列船只顺利进出蒂朗海峡。这些战略据点的攻破，为以色列在该地区掌握陆上战场的主动权铺平了道路，从而保证了以色列在西奈战线的巨大胜利，并最终占领了整个西奈半岛和加沙地区。在东线主要是占领耶路撒冷（旧城）和具有战略意义的纳布卢斯和杰宁（控制着通往北部杰兹里尔山谷的道路）两座城市，它们都位于公路交叉线上，尤其是对耶路撒冷旧城的占领，极大地鼓舞了以军士气，以色列对纳布卢斯和杰宁的攻占，破坏了约旦军队的陆上补给线，从而为东线战场的胜利铺平了道路。北线战场主要在戈兰高地进行，以通过空中优势的配合，迅速攻占了戈兰高地，从而为以色列在北线战场的胜利开了“绿灯”，战争结束后以色列占领了戈兰高地和其首府——库奈特拉城，该城有直通首都大马士革的公路。戈兰高地的占领，使以色列获得了陆上战场的巨大地理优势，叙利亚最终同意接受联合国的停火协议。

这些关键陆上通道的获取，为以色列战胜阿拉伯国家提供了重要的战略支点，使它能在短时间内侵占大片阿拉伯国家的领土。

（三）埃以之间的海战

与阿以之间空中和陆上战场作用相比，埃以之间的海战对第三次中东战争的结局几乎没起到明显的作用。6月5日夜，以色列蛙人对埃及地中海沿岸的塞得港^①和亚历山大港^②的潜艇实施了破坏行动。以色列鱼雷快艇进攻塞得港时，埃及海军的两艘导弹快艇出而迎战，但由于双方距离太近，无法对以方鱼雷艇使用导弹，埃以两国的海军经过短暂交火后，埃及导弹快艇返回港内；6月6日晚，埃及海军红海分遣队按原计划进入亚喀巴湾对埃拉特实施夜袭，但海军司令获悉埃方空军已遭摧毁后，于7日早晨经蒂朗海峡返回红海；埃军的另一次行动也是在6日晚，埃及三艘潜艇对以色列地中海沿岸实施进攻，抵达海法和阿什杜德附近时被以军声纳装置发现，以色列舰艇立刻向埃及潜艇投掷深水炸弹，埃及一艘潜艇受损，当即撤离战区。在埃以海战中，“由于以色列海军的主动出击，埃及陆、空军的节节失利，埃及海军在战争中一直没有能发挥优势，而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21]263}另外，在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埃及用旧船封锁苏伊士运河，其海军力量被一分为二，停泊在红海中的舰艇无法返回地中海，大大削弱了它的海军实力。

五、结语

第三次中东战争历时仅六天，但这短短的六天，却改变了整个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阿拉伯国家不仅集体溃败，而且丢掉了大片领土，整个西奈半岛，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区，尤为重要是戈兰高地的丢失，使叙利亚失去了对以色列的战略优势，极大地改变了以色列的周边地缘政治环境。大片领土的掠取，扩大了以色列的战略纵深，同时埃、约、叙三国的领土敞开在以色列面前，几乎毫无防御设施。第三次中东战争不仅缓解了以战前的地缘战略窘境，且掌握了该地区的地缘政治优势，一举从地缘政治上的被动国家成了掌握战略主动权的国家。

可以说，“安全问题是头等大事，是以色列对外政策的基石和核心，因为犹太人必须每晚能安心睡觉才行。”^{[19]161}1964年6月，以色列总理埃希科尔访问美国时告诉约翰逊总统：“我们犹太人经历过几千年的流浪生活，安全问题关系到犹太民族的生死存亡，是最重要的问题，也是以色列首先考虑的。自1948年以来我们就一直被敌人包围着，生活在埃及的200枚导弹威胁的阴影之中。”^{[19]173}寻找安全保障以保护自己免遭外来进攻，就成了以色列的安全战略，且这种思想时时刻刻都在提醒他们防御外来的敌对力量。以色列建国后，其地缘政治环境十分不利，当周边安全环境恶化时，以色列不惜冒险一战来解决。第三次中东战争后以色列“新的边界沿着苏伊士运河、亚喀巴湾和约旦河这些天然屏障而走，从地缘政治角度来讲，给以色列的国家安全带来了极大的安全。”^{[22]103}外部环境虽然相对安全了，但内部却日益不安全。在占领区，针对以色列目标的抵抗行动却急剧增加。因此，实现阿以间的和平与以色列的国家安全需要双方通过外交政治途径来平衡，而不是“以暴易暴”。以色列应归还其在1967年中东战争中非法侵占的阿拉伯领土，切实贯彻执行“以土地换和平，以和平换安全，以安全换发展”^{[23]24}的政策。只有这样，阿以才可能走向和平，最终实现中东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发展。

①埃及第二大港，地处苏伊士运河与地中海的交汇点上，是通向阿拉伯东方和阿拉伯西方（马格里布）国际公路的经过点，地理位置十分重要。

②埃及最大海港，亚历山大现在是埃及的交通和工业中心，被称为埃及第二首都。

[参考文献]

- [1] 陆俊元. 地缘政治的本质与规律[M]. 北京:时事出版社, 2005.
- [2] J·L·埃斯波西托. 伊斯兰威胁:神话还是现实?[M]. 东方晓, 曲洪, 等, 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9.
- [3] 李伟建, 等. 以色列与美国关系研究[M]. 北京:时事出版社, 2006.
- [4] Saudia Touval. The Peace Brokers [M].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2.
- [5] 艺兵. 中东风云[M]. 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 2003.
- [6] David Ben-Gurion. Israel: A Personal History [M]. New York: Herzl Press 1972.
- [7] 徐向群, 余崇健. 第三圣殿——以色列的崛起[M]. 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 1994.
- [8] 田上四郎著. 中东战争全史[M]. 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译.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 1985.
- [9] 殷罡. 阿以冲突——问题与出路[M]. 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02.
- [10] 彭光谦. 军事战略简论[M].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 1989.
- [11] 斯皮克曼. 和平地理学[M]. 刘愈之译. 北京:商务出版社, 1965.
- [12] 左渐晓. 以军战略重点将转向海上[N]. 环球时报, 2004-06-17.
- [13] 刘庆. 西方军事学名著提要[M].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1.
- [14] 刘春志, 等. 孙子兵法教本[M]. 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 1994.
- [15] 克劳塞维茨. 战争论[M]. 军事科学院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78.
- [16] 耶胡达·卡尔蒙, 厄夫拉伊姆·奥尔尼等著. 以色列地理[M]. 陆卓明, 等, 译. 北京:北京出版社, 1979.
- [17] 诺亚·卢卡斯. 以色列现代史[M]. 杜先菊, 彭艳, 译. 北京:商务出版社, 1997.
- [18] 朱利奥·杜黑. 制空权[M]. 曹毅风, 华人杰, 译.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 2005.
- [19] 孙德刚. 多元平衡与“准联盟”理论研究[M]. 北京:时事出版社, 2007.
- [20] 理查德·艾伦. 阿拉伯——以色列冲突的背景和前途[M]. 艾玮生, 陶军, 等, 译. 北京:商务出版社, 1981.
- [21] 季国兴, 陈和丰.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东战争史 [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7.
- [22] 狄力普·希罗. 中东内幕[M]. 赵炳权, 等, 译.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1984.
- [23] 陈俊华. 试论世纪初地缘视觉中的以色列[J]. 世界地理研究, 2002(2).

Analysis of the Third Middle East Wa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eopolitics FENG Shuaipeng

Abstract There are numerous articles and monographs in terms of research on Middle-east war. But in this regard, there are quite few research findings deriv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eopolitics. Arab-Israeli conflict doesn't lie in the religious divergence between the two sides. It's worth mentioning that geopolitics always exerts the profound impact on Arab-Israeli conflict. The article tries to analyze a complicated geopolitical surrounding of Israel prior to the third Middle East war, the features of Israel's self geopolitics, such as the limited territory, the disadvantage of strategic depth. Therefore, the article attempts to analyze the Israel's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wa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eopolitics.

Key Words Geopolitics; Straits of Tiran; Golan Heights; The Command of the Air

(责任编辑:孙德刚)